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九

寶應劉寶楠學

泰伯第八

集解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

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

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正義曰鄭注云泰伯

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泰伯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求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

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案左傳五年傳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虞仲卽仲雍不從者謂  
不從太王命立己爲嗣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  
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  
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  
歷以傳昌乃二人逃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  
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  
此文卽鄭氏所畧本也韓詩外傳云太王賢昌而欲季爲  
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  
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  
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  
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  
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  
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  
知終而能承志矣論衡四諱篇太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  
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  
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  
爲社稷宗廟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二說亦漢儒所  
傳與鄭氏異案太王薨後季宜攝主斷無置喪事國事於  
不問而往吳告伯仲之理設使伯仲俱不隨季而歸將季

遂偕逝乎抑將受伯仲之讓獨自歸乎外傳之言於是爲疎矣太王歿太伯若以奔喪反國則本爲適長理應嗣立羣臣何敢興立季之議且後旣反國則其始之採藥荆蠻夫何爲者論衡此義亦爲未達汎觀諸說惟鄭爲允詩皇矣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觀此則知王季恭兄之誼必有非尋常人士所及者友愛如太伯固早知之知其父歿遜位季必不受故因太王病而託采藥以行及太王沒季歷赴之必屢促之而太伯決然不返及免喪之後文身斷髮從荆蠻之俗太伯世家言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國主勢不容復返故季不得已而受讓耳傳世稱之是謂載錫之光當時民雖無稱而歷世久遠夫子猶歎爲至德則亦王季厚明之所致矣其云三讓之美隱蔽不著者案孟子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然則凡讓國者或出於好名之念惟太伯以讓之故幾不得爲子故其美隱蔽皇疏引范甯說有二釋其後釋云太伯病而託采藥出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此卽鄭君所云隱蔽不著之義也隱蔽謂其美非謂其讓蓋讓國之事其迹甚著不可得而隱蔽也

晉孫盛著三讓論不解鄭氏隱蔽之旨輕爲譏彈又謂斷髮之言與左傳相背事爲不經不知端委治禮乃君吳後事其斷髮文身自在免喪後從俗之時兩事判然毫不相背辱身遜迹冀以遜國豈復以不經爲嫌凡此之論未足爲鄭難也至孫自立說則弃太子位爲一讓不赴喪爲二讓不養仲雍子爲已後爲三讓一讓二讓與鄭同三讓則孫氏臆測夫泰伯既君吳雖立後亦僅爲吳國之嗣於周何與而有此深思遠防哉此亦未爲得理也至范甯前釋以三讓爲季歷文王武王以武王始得天下故也然使當時更延數世甫有天下豈得一併計之是又以文害辭矣又案鄭本周紀謂文王有聖表故太王欲立王季以及文王此自冀興其國之意非有所覲覲於天下也太王始居邠及狄人侵之去之曾不啻敝屣而謂有所動於天下之念豈其然乎然而夫子必言泰伯以天下讓者何也曰此自美泰伯之德大言之耳明泰伯嗣周能有天下也荀子正論篇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孟子公孫丑篇言伯夷伊尹與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卽此義也其德能有天下而讓之人是謂以天下讓古之以天下讓者莫大於堯舜莫難於泰伯及周之服事若禹雖傳世而其始亦是讓故弟子記此篇以論泰

伯始以論堯舜文王及禹終也若夫仲雍偕兄遜國亦是  
至德此不及者表泰伯則仲雍可知釋文得本亦作德鄭  
此注即作德見後漢丁鴻傳注邢疏引鄭作得誤也又丁  
鴻傳論及劉祐傳引經並作德皆是段德為得○注泰伯  
至德也○正義曰注言昌必有天下故泰伯讓於王季是  
泰伯有利天下之心且讓迹甚著復不得言其讓隱此皆  
注說之誤至渾言三讓不分節目亦尚可通金履祥通鑑  
前編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  
遜也閻氏若璩四書釋  
地取之即此王注義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注蕙畏懼之貌言慎而

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注

馬曰絞絞刺也正義曰恭慎勇直皆德行之美然無禮猶

云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仲尼燕  
居云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  
禮謂之逆與此言勞蕙亂義近○注蕙畏懼之貌○正義  
曰廣雅釋言蕙慎也王氏念孫疏證大戴禮曾子立事云

人言善而色慈焉近於不說其言荀子議兵篇認認然常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作鯁蘇林注云鯁  
音慎而無禮則慈之慈鯁鯁懼貌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云心猗猗而發悸並字異而義同案鄭注此云慈質貌與  
畏懼義亦相近○注絞絞刺也○正義曰絞者兩繩相交  
之名故引申為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下  
篇云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韓詩外傳堂君子篤於親則  
衣若以子貢言之絞後漢杜根傳好絞直君子篤於親則  
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注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  
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  
行不偷薄正義曰舊說此與上文不相屬宜別為一章故  
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  
時其在學者小司寇注故謂舊知也是也郭忠恕汗簡載  
此文篤作竺說文竺厚也篤馬行遲鈍義異今經傳皆假  
篤為竺○注興起至偷薄○正義曰興訓起見爾雅釋言  
君子指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爾  
名釋親屬云親視也言相隱視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爾

雅釋親篇有宗族母黨妻黨婚姻此注所云親屬意皆兼之遺忘者連文爲訓孝經疏引劉炫曰遺謂意不存錄也下篇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與此文義同毛詩伐木序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言民化於上也緇衣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此之謂也不偷薄者說文云媮薄也偷與媮同齊語云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注鄭曰啟開也會子

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孔曰此言詩者喻

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周曰

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小子弟子也呼之者欲使聽

識其言

正義曰廣雅釋詁召呼也門弟子謂曾子門人也禮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故曾子呼弟子啟其手



足以及疾重預戒之也司馬彪禮儀志下登遐三公啟手足  
色膚如禮是啟手足在既卒之後曾子既預戒之又引詩  
言自道其平日致謹其身不敢毀傷之意皆所以守身也  
詩文在小易篇毛傳戰戰兢兢戒也又臨淵傳云恐  
墜也履冰傳云恐陷也○注啟開至之也○正義曰說文  
啟開也啟教也義別今經傳通作啟論衡四諱篇載此文  
開子足開予手以訓詁古代本字也說文諺維別也讀若論  
語跖子之足作跖當出古論跖與謬音同義亦當不異段  
氏玉裁注引或說跖與哆同哆開也開即離別之義揆古  
論之意當謂身將死恐手足有所拘攣令展布之也鄭君  
以啟為開甚合古訓而以爲開衾視之未免增文成義又  
說文管視也廣雅釋詁同王氏念孫疏證引此文謂啟與  
管同此亦得備一解蓋恐以疾致有毀傷故使視之也後  
漢崔駰傳注引鄭此注有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  
二句就義測之當在受身體於父母句下孝經云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  
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吾聞之  
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  
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子是以有憂色也。又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涇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皆言不敢毀傷也。○注：乃今至難矣。○正義曰：曾子知未有毀傷，自今以後當無有患難，致毀傷矣。患難謂刑辱顛隕之事。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曾子言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注：包曰：欲戒敬

子言我將死，言善可用。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

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注：鄭曰：此

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蹇蹇，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

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辭氣，能順而說之，則無

惡戾之言入於耳。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注：包曰：敬子忽大

務小故又戒之以此籩豆禮器

正義曰宋石經避諱敬子作欽子敬子是大夫故告

以君子之道容貌者說文頌貌也與頌儀也貌籀文段氏

玉裁注頌卽今之容字凡容言其內貌言其外折言則容

貌各有當故叔向曰貌不道容是也彙言則曰容貌動容

貌是也案古有容禮晉羊舌大夫爲和容漢天下郡國有

容史又魯徐生善爲頌後有張氏亦善焉頌卽容也亦散

文兼貌言之也顏色者說文以顏謂眉目之閒色謂凡見

於面也辭氣者辭謂言語氣謂鼻息出入若聲容靜氣容

肅是也卿大夫容貌顏色辭氣之禮曲禮玉藻及賈子容

經言之詳矣暴慢者毛詩終風傳暴疾也說文慢惰也鄙

倍者史記樂書鄙者陋也趙岐孟子盡心注鄙狹也倍與

背同荀子大略注倍者反逆之名也邢疏云人之相接先

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而言也案禮記

冠義云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表記云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

足憚也言足信也大戴禮四代云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

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必

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是容貌顏色辭氣皆道所發見之處

故君子謹之子夏言君子三變望之儼然謂容貌也卽之

也溫謂顏色也聽其言也厲謂辭氣也又韓詩外傳故望  
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  
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  
而知宜爲人君者並與此文義相發有司者有語辭司主  
也說文云司臣司事於外者也廣雅釋言有司臣也鄭注  
士冠禮以有司爲士所自辟府史以下注特牲以有司爲  
士屬吏謂君命之士二者皆通稱有司據周官籩人掌四  
簋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則有司卽籩人醢人之屬存者  
爾雅釋詁在存也釋訓存存在也孫氏志祖讀書胙錄蕭  
山徐鯤云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陀  
寺碑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旣其文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  
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  
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  
或失其守益可以證矣案此訓在爲察故司存二字連讀  
目漢後儒者孳生之義非其朔也說苑修文篇曾子有疾  
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  
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來吾語女  
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  
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傳聞

略異○注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注檀弓云  
 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此釋文云捷本又作踰同說苑作孟  
 儀疑儀是字○注此道至於耳○正義曰說苑云禮有三  
 是此文言道即禮也動容貌謂以禮動之正顏色謂以禮  
 正之出辭氣謂以禮出之能濟濟也中論志學篇君子曰  
 容濟濟士行容瞻瞻皆美盛之貌也論志學篇君子曰  
 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  
 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即此注義也集  
 注以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屬在己者言與說苑合亦通○  
 注籩豆禮器○正義曰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  
 籩瓦豆謂之登然則籩亦食肉器也從口象形鄭注周官  
 籩人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賈疏謂鄭依漢禮  
 器制度知之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注云  
 楬無異物之飾也異飾故異名此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拔注包曰拔報也言見侵犯不報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

矣

**注**馬曰友謂顏淵

正義曰不能與寡言人平時莫已若

可與知能而聖人或有所不知不能言天地之大愚夫愚婦  
問好察邇言者此也中論虛道篇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  
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  
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  
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  
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  
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  
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中論所言  
與此章相發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  
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  
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昔猶  
前也曾子言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與孔子言今也則  
意同皇疏引江熙曰稱吾友言已所未能也○注校報也  
言見侵犯不報無道○正義曰小爾雅廣言校報也校與  
中庸云不報無道○注友謂顏淵○正義曰知謂顏淵者  
以所言非顏淵不足當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謂曾  
元曾華曰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  
語女哉知顏淵為曾子所甚服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注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可以

寄百里之命注孔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注

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正義曰託玉篇人部引作侏說文侏託俱訓寄而從人從言各有一義今經傳皆通用託字六尺之孤以古六寸為尺計之當今三尺六寸六尺是幼少故晏子長不滿六尺當時以為身短而孟子荀子咸言五尺為童也稱孤者無父之辭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周官鄉大夫之職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疏引鄭此注申之云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此疏說鄭義甚明懍大司徒疏引此注謂年十五脫已下三字當據鄉大夫疏補說文寄託也此常訓百里者白虎通封公侯篇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不可奪者說文奪手持佳失之也敝彊取也二字義微別今

經傳敘皆作奪君子者卿大夫之稱曾子言此人才德能  
稱其位故重言君子以美之釋文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  
也是釋文原本無人字臧氏庸拜經日記義疏曰此是君  
子人與也又引繆協曰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  
終而均其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亦上有  
人字下無入字今本下文亦衍○注攝君之政令○正義  
曰禮緇衣甫荊曰苗民匪用命注命謂政令也魯語諸侯  
朝修天子之業命注命令也攝猶兼也代也言君幼凡政  
令皆臣攝治之也或謂百里之命謂民命也書多方大降  
爾四國民命禮中庸注引孝經說命人所稟受度也六尺  
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民命猶秦誓言子孫黎民也此  
義亦通○注大節至傾奪○正義曰大節猶大事故注以  
國家社稷言之明此大節所關在宗社安危存亡也能安  
國家社稷則不得以利害移威武屈故知不可傾奪傾者  
覆也謂覆而取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言忠臣之事君苟  
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卽此注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注包曰弘大也毅彊

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仁以爲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注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

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

爵位當任事也祭義鄭注任所擔持也表記云仁之爲器

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所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

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表記之文與此章互證惟勉於

仁故士貴弘毅也三國志邴原傳注引孔融曰仁爲己任

授手援溺振民於難後漢書荀爽傳論誠仁爲己任期紓

民於倉卒也是德被羣生爲仁者性之德己所以成物也孟

當爲己任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

子述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子天之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

覺之而誰也又述其意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故孟子稱爲聖之任又謂伊尹與伯夷柳下惠皆爲仁仁

者天德故仁爲乾元易傳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卽仁也

中庸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

不測不貳者誠也天地之道皆是至誠故有不已之德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當則天而行故於仁亦當無一息之閒

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不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  
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孳孳者  
不倦之意是仁以爲己任者也年數有盡不能不斃斃者  
身之終也惟斃而後已則未斃而先已非聖賢之所許矣  
孟子謂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此言士弘毅亦是謂士之  
志任重故貴能弘道遠故貴能毅也○注弘大也毅強而  
能斷也○正義曰爾雅釋詁弘大也毅勝也說文毅有決  
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注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

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正義曰禮內則云十年出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

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

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並自古相傳

敎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時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

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畧本古法敎之學詩  
之後卽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

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程氏廷祚說：引李氏塏曰：詩有六義，本于性情。陳述德義以美治而刺亂，其用皆切於己說之故言之，而長長言之，不足至形於嗟歎舞蹈則振奮之心，冠勉之行，油然而作矣。詩之所以主於興也，恭敬辭讓禮之實也。動容周旋禮之文也。冠昏喪祭射鄉相見禮之事也。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學之而德性以定，身世有準可執，可行無所搖奪，禮之所以主於立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小大相承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學之則易直子諒之心，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而無不化樂之所以主於成也。○注言修至成性。○正義曰：注以立於禮成於樂皆是修身故言修身當先學詩下篇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毛詩序云：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  
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學詩能修身也韓詩外傳  
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  
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脩  
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是學禮可以立身立身即脩  
身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  
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  
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  
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是樂以治性  
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皇本末句作孔注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

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正義曰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禮樂言謂

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  
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  
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  
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

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即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與也民之號取之冥也冥冥皆無知之貌注先釋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即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輕重若皆使民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思矣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眾謂庸凡之眾即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即此章之義說者以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之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

不戢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  
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  
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  
之而不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  
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注  
由用至能知○正義曰由用見詩君子陽陽傳亦常訓也  
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惠氏棟周易述見仁見知賢知  
之過日用不知愚不肖之不及是言民不可知道也然雖  
不知而能日用則聖人鼓萬物之  
權故易傳又曰顯諸仁藏諸用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注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已貧賤者必

將爲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注包曰疾惡太甚亦使

其爲亂正義曰好勇者逞血氣之強又不知安於義命則

位以懲禁之而疾之已甚或爲所侮賊亦致亂也大戴禮  
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卽此意○注

疾惡太甚亦使其為亂○正義曰鄭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與包略同言此人作亂由疾之甚者使之然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注孔

曰周公者周公旦

正義曰說文吝恨惜也玉篇吝鄙也俗作恡此釋文亦云吝本亦作恡從俗作

也驕是自矜其才吝是靳己所有不以告人孟子謂詘也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即驕也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是即吝也韓詩外傳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

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是言周公之德以  
驕吝為戒也惠氏棟九經古義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恠時  
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因反  
其語以誠後世之為人臣者云其餘者言雖有餘才亦不  
足觀況驕吝者必無周公才也  
皇本使上有設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注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

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正義曰釋文

祿也易鄭音以鼓反案穀訓祿本爾雅釋言趙岐孟子滕  
文公上注穀所以為祿也穀釋漢孔彪碑龍德而學不至  
於穀浮游塵埃之外噶焉泥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  
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亦解穀為祿與鄭義合朱子  
集注從鄭氏又謂至宜當作志案荀子正論其至意至闇  
也又云是王者之至也楊倞注並云至當為志疑古志至  
二文通也胡氏紹勳拾義云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則大比  
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又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  
民興能入使治之州長職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遂大夫  
職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此知古者賓興出使長



入使治皆用爲鄉遂之吏可以得祿此三年定期也若有  
不願小成者則由司徒升國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  
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  
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  
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爲王朝之官而當鄉遂大  
比志不及此蓋庶人仕進有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  
之可爲進士者司馬能定之司徒升之國學其選舉與國  
子同小成七年大成九年如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  
年視離經辨志三年大成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  
大成若侯國取士亦三年一行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  
子注云三歲而貢士據此知侯國亦三年一取士也後人  
躁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朱胡  
說亦足補鄭義皇本也下有已字○注穀善也○正義曰  
爾雅釋詁文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注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

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正義曰篤信者爾

張篇信道不篤即謂不固也篤信以好其學斯不惑於他

端故夫子亦自言信而好古也好學所以求道皇疏云守

死善道者監為善而死不為惡而生案孟子盡心云死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云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修身即是盡道亦即此所謂善道君子日有孳孳斃而

後已凡以求道之無歉於身無愧於心而已不入不居云

云皆言善道之事蓋危邦或入亂邦或居與夫隱見之不

得其宜皆非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

至故學者所以安身正命者也孟子盡心云天下有道以

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趙岐

注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不

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即此有

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前言天下後言邦五辭邦有道是

必賢者多在上位若已貧賤嫌於己之道未善故君子恥

之邦無道是必在位無賢者或賢者不得施其用若己富  
貴嫌於以道殉人故君子恥之恥之者恥其失隱見之正  
而不能善道也中論爵祿篇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  
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  
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  
其人之功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  
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  
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  
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注言行至之兆。正義  
曰言行當常然者謂不以世有道無道異也危邦不入始  
欲往者入謂入居其地皇疏以爲入仕殆非也危邦不入  
則亂邦益不可入故下篇子路述夫子言云親於其身爲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也亂邦不居今欲去者謂居止其  
地若曾子居武城之類禮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  
也注謂卿大夫也春秋公羊傳亦云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  
外難然則亂邦雖已仕猶當去之況未仕乎大戴禮盛德  
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  
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  
流亾人民散敗曰危也此注以亂爲臣弑君子弑父者舉

大亂言之呂氏春秋明理篇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皆言亂邦之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注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

正義曰

之論議也下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孟子離婁云位卑而言高罪也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並與此文義相發皇本政下有也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鄭曰師摯魯太

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

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正義曰師摯疑卽子語魯太師之名先從叔丹徒君駟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

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  
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擊爲太師是以  
云師擊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  
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洋  
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  
可見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謹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程氏廷祚論語說並略同終爲  
亂者爾雅釋詁亂治也說文亂治也從乙乙治之也從爾  
又爾治也么子相亂受治之也讀若亂同曰理也凡樂之  
終成就條理故曰亂。注師擊至美之。正義曰下篇大  
師擊適齊鄭以爲平王時人意此師擊卽其人也夫子時  
樂部有其遺聲故因本而稱之爾雅釋詁首始也故始有  
首訓鄭衛二國名其後俗皆淫佚音不由正故夫子言鄭  
聲淫禮樂記言桑閒濮上之音爲亡國之音桑閒濮上皆  
衛土他國亦習其音故正樂皆廢而失節也據注義則師  
擊之始關雎之亂八字爲一句言正聲既失師擊獨能識  
之而首理其亂此亂卽說文敲字云煩也從支從爾爾亦  
聲然則鄭以此文作敲今作亂爲段借矣云首理則他詩  
亦依次理之可知今知鄭義不然者關雎諸詩列於鄉樂

夫子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其時鄉樂尚未失正  
不得有鄭衛亂之故知鄭義有未合也洋洋盈耳聽而美  
之者言聽而知其美也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注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

之人宜謹愿慤慤而不信注包曰慤慤慤也宜可信吾不

知之矣注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鄭注云

詰同凡人慤謹則為善也此章示人當守忠信雖生質未  
美亦當存誠以進於善不得作偽以自欺也注侗未成  
器之人宜謹愿正義曰書顧命在後之侗某氏傳在文  
王後之侗稚焦氏循補疏以為僮字之段借莊子山木篇  
侗乎其無識釋文侗無知貌庚桑楚篇能侗然乎釋文三  
蒼云殷直貌殷即慤省廣雅釋言愿慤也慤謹義近未成  
器者言其人蒙稚未能成器用也注慤慤慤也宜可信  
○正義曰鄭注云慤慤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  
臣慤慤推情李賢注慤慤慤也與包義同後漢書劉瑜傳  
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慤

也巧故僞詐空空與慳慳同。注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正義曰狂者當直侗者當愿慳慳者當信此常度也今皆與常度反故不能知之荀子不苟篇君子愚則端慳而法小人愚則毒賊而亂又云端慳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夫子於失常度之人不能知之也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注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

及猶恐失之正義曰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學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

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注學自至失之。正義曰皇疏云繆協稱中正曰學自外來非夫內足恆不懈惰乃得其用如不及者已及也猶恐失者未失也言能恐失之則不失如不及則能及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注美舜禹也言已

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正義曰毛氏奇齡稽求篇云漢王莽傳太

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王充論衡云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

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  
焉晉劉寔崇讓論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  
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  
有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案毛說是也孟子  
滕文公篇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又云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  
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  
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引此兩  
節皆以證堯舜得人故又言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明用心  
於得人也然則以不與爲任賢使能乃此文正詰必言有  
天下者舜禹以受禪有天下復任人治之而已無所與故  
舜復禪禹禹復禪益也趙岐注孟子云德盛而巍巍乎有  
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  
天子位也趙以與爲加多之義殊爲迂曲○注美舜至之  
稱○正義曰魏纂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  
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云仲  
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  
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



爲不求得之矣堯巍巍爲高  
大者方言巍巍高也說文同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注孔曰

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注包曰

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注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煥乎其有文章注煥

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

本乎天卽當法天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凡同在覆載之內

者崇效天卑法地未有能違天而能成德布治者也人皆

承天而君爲天之元子故名曰天子白虎通爵篇王者父

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是也易繫辭傳言包羲氏王天下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又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然則古聖所以成德布治皆不外則天

而行之願自堯舜以前書缺有間又舜是堯舉德無以易

故夫子此言止稱堯也當堯之時洪水氾濫災患未息故

舉舜敷治之舜又使益禹諸人乃成盛治故孟子引此  
章為得人之證蓋任賢致治亦則天之事春秋繁露立元  
神云天積眾精以自剛聖人積眾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  
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是其義也堯  
則天其德難名所可名者惟成功文章故皆言有以箸之  
○注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正義曰則法爾雅釋  
詁文說文則等畫物也等者齊等畫者界也皆所以為法  
也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欽敬也若順也歷數也象法也言順天以法之也下文  
分命申命皆言敬授之事故能定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成熙其後年耆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在者察也言當  
察身以事天也皆堯法天之驗也○注蕩蕩至名焉○正  
義曰蕩蕩言高蕩蕩言廣遠明其德上下四方無所不被  
也民無能識其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所能  
識其名也皇疏云夫名者德之名民無能識其德故無所  
存善惡相須而名分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  
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功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  
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注功成  
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  
隆高太巍巍○正義曰孟子滕文公疏引此注作孔曰說

文功以勞定國也此功爲治業功成而民化乃隆也○注  
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正義曰煥與奐同詩卷阿  
仲奐爾游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廣大釋伴文章釋  
奐故煥得爲明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者上世人質歷聖治  
之漸知禮義至堯舜而後文治以盛又載籍尙存故尙書  
獨載堯以來自授時外若親睦平章作大章之樂又大戴  
禮五帝德言堯事云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  
主禮龍夔敘舞皆是立文垂制之略可考見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

有亂十人注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

母正義曰李氏光地榕村語錄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

者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案武王語乃伐殷誓眾之辭予

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大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又襄二十八年傳叔孫穆子  
曰武王有亂十人亦本大誓故東晉太誓采此文入之諸

文與論語古本無臣字故論語釋文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皇本雖有臣字然疏云亂理也我有其埋天下者其十人也則本無臣字唐石經於尚書論語及左傳凡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尚書論語及左昭二十四年皆旁添人字其襄二十八年仍無臣字可證也據石經是東晉古文亦無臣字惠氏棟九經古義謂論語臣字乃後人據晉大誓以益之誤○注禹稷契皋陶伯益○正義曰稷即后稷名棄當時以官稱之曰稷也舜典言舜命禹宅百揆棄爲稷契爲司徒皋陶作士益爲虞此五人才最盛也○注亂治至文母○正義曰鄭注云亂治也武王言我有治政事者十人十人謂文母周公召公大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與馬注同當是古論家舊義云治官者禮樂記樂之官也注官猶事也又天地官矣注同治事即鄭注所言治政事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晉語重之以周召畢榮諸人惟虢叔不在十亂之數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不知其說何本其一人謂文母者據下文言婦人知之也文母即大妣文王妣也周之王業始於內治故二南之詩多言后妃德化毛詩卷耳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

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免置序云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皆言文母佐周之治效也後人疑文母不當在十亂而以武主妃邑姜當之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從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似以十亂有孔子曰才難不邑姜隨唐人已為此說亦不知何所受也

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孔曰

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閒斯此也言堯舜

交會之閒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

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正義曰才難者古語廣雅釋詁才道也古之所謂才皆言

人有德能治事者也易傳以人與天地為三才左傳以八元八愷為才子即禹皋陶伯益諸人又以渾敦窮奇檇杌饕餮為不才子人之賢否以才不才別之又周公自稱多才夫子亦言周公之才之美然則才是聖賢之極能故孟子言為不善非才之罪明才無不善也才是極難當堯舜時比戶可封不乏有德之士而此稱才者五人及周之盛

亦但九人是其爲才難可驗也後之論者離德而言才固  
非卽以有德爲有才亦非也唐虞之際者際猶下也後也  
淮南子脩務訓湯早以身禱于桑林之際太平御覽皇王  
部七禮儀部八引作桑林之下又潛夫論遇利篇信立於  
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是際有下後之義夫子此  
言唐虞之下至周乃爲盛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訓於爲  
與引孟子麒麟之於走獸云云爲證謂唐虞之際於斯爲  
盛八字爲一句此說亦通婦人者說文婦服也從女持帚  
灑掃也婦人據馬鄭義卽文母嫫母江日記續編載餘姚邵  
在歐說衛氏古文婦人作殷人韓退之指爲膠鬲翟氏灝  
考異辨之云晉書衛恒傳但言其祖敬侯寫邯鄲滄所傳  
之古文尙書滄不能別並不言有論語古文而韓李筆解  
亦絕無殷人膠鬲之說近任氏啟運四書約旨謂漢石經  
作殷人以今所傳石經惟前四篇與後四篇略有其文泰  
伯篇久已無存任氏何從見之此均知其妄也○注唐者  
堯號虞者舜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或曰唐虞者號也  
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  
道人皆樂也此注以唐爲堯號虞爲舜號義當如此論衡  
正說篇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  
地得達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

有姓矣又云說尚書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案論衡是也鄭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又堯典嬪于虞皇甫謐云堯妻舜封之於虞卽今山西蒲州府虞鄉縣是唐虞皆地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注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

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正義曰周得羣才故能三分有以服事殷與泰伯之以天下讓無以異故夫子均歎爲至德也表記云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又下言舜禹文王周公之事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故此極美文王有至德也然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者明服事之誠武王與文王同故統言周也釋文參七南反本又作三皇疏本亦作參後漢書伏湛傳述此語文選典引注引此文並作參則舊本皆爲參字又周之德皇本無之字○注殷紂至至德○正義曰

紂淫亂事詳史記殷本紀文王爲西伯者書西伯戡黎鄭  
注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是也包必  
先言文王爲西伯繼言三分有二者明三分有二在爲西  
伯後也左襄四年傳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周書程典  
解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台六州之眾奉勤於商六州者鄭  
詩譜謂雍梁荆豫徐揚孔疏申之以爲其餘冀青兗屬紂  
此依九州約略分之九州而有六州是天下三分有其二  
也毛詩四牡傳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姚氏配  
中周易學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欲殷有以撫之此文  
王之憂患所以獨深也案文之服事非畏殷也亦非曰吾  
姑柔之俟其惡盈而取之也惟是冀紂之悔悟俾無墜厥  
命已爾終文之世暨乎武王而紂淫亂日益甚是終自絕  
於天不至滅亡不止也是故文之終服事也至德  
也武之不終服事也紂爲之也亦無損於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注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己不

能復閒廁其閒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馬曰菲薄也致

孝鬼神祭祀豐潔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孔曰損其常



服以盛祭服

正義曰後漢書帝紀引此文李賢注問非也

經傳釋詞然猶焉也檀弓曰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然

之言焉也論語禹吾無間然矣若由也不得其死然然字

並與焉同義鄭注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宋氏翔鳳發

微云說文市鞞也上古衣鞞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

諸侯赤市大夫絺衡從巾象連帶之形鞞篆文市從韋從

戈說文又曰黻黑與青相次文從荷戈聲按鞞膝之市當

以市爲本字蓋古文如此篆文改爲鞞經典又假鞞爲之

又假爲蒂又假爲紼故明堂位有虞氏服鞞鄭注云鞞或

作黻論語稱黻冕此假鞞爲鞞當訓爲鞞膝易乾鑿度注

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鞞前後知鞞後後王易

之以布帛而猶存其鞞前者重古道不忌本也是鞞前爲

衣之最先者故祭禮重之詩赤芾在股箋云芾大古鞞膝

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據箋意

知芾事繫冕服言之故亦言黻冕宜十六年左傳以黻冕

命士會當是希冕而赤鞞瑟衡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

氏山股火周龍章注云鞞祭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

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按彌飾卽致美之意

舜作黻以尊祭服故祭服宜稱黻冕白虎通紼冕篇曰紼  
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  
朱紼諸侯赤紼又云天子赤紼葱衡士韎韐赤者盛色也  
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紼以韋爲之者反  
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  
法天地人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  
端爵韠言冠弁者必言韠是知黻與冕俱重也至十二章  
之黻罕與冕並舉左傳衮冕黻黻亦以冕與黻連言下又  
云火龍黼黻則言裳之一章至鄭注論語云黻祭服之衣  
冕其冠也正以黻爲衣蔽前之制又唯祭服名黻故以爲  
祭服之衣也按宋說是也列子楊朱篇禹卑宮室美絺綌  
絺與黻當是一字易困九二朱絺方來鄭注天子制用朱  
黻是絺卽黻無疑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五冕者衮冕  
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  
爲之而掌其禁令則大夫以上冠通得稱冕故說文云冕  
大夫以上冠也从冃免聲冃象其上覆免與免同管子小  
稱篇言禾云及其成也由由乎茲免謂未至成熟下垂茲  
益俛也此免爲俛之義范甯穀梁傳解云冕謂以木爲幹  
衣之以布上玄下纁垂旒者也白虎通紼冕篇前俛而後  
仰故謂之冕也大小夏侯說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則前低

於後一寸也周官弁師疏以爲前低一寸餘蓋約略言之  
未細核耳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  
寸天子以下皆同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董巴與  
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言人人殊不知竟孰是也王制  
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冪而祭周人冕而祭  
注云皇冕屬也鄭君以皇爲冕則冪收亦是冕毛詩文王  
傳冪殷冕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世本云胡曹作冕注胡  
曹黃帝臣則自古冠通名冕至夏又別稱收此文云蔽冕  
者從舊名之爾說文冠案也所縈髮弁冕之總名也是冠  
爲首服之大名冕亦是冠故注云冕其冠也其字承上句  
祭服言之明蔽是祭服之衣冕是祭服之冠也周官司服  
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是冕皆祭服禹時  
雖未備有眾制要冕爲祭服所用矣弁師云掌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襄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  
弁朱紕此周人之制當亦依仿古禮爲之禹之致美指此  
類也○注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正義曰菲訓薄  
相承云然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卽作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薄字豐潔者言案盛犧牲皆豐潔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閒然矣注包曰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

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正義曰爾雅釋宮云

郭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考工記匠人

注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

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鄭舉明堂以

說禹卑宮室之制其他廟寢亦皆卑可知矣李氏光地論

語劄記致孝鬼神與非飲食相對致美黻冕與惡衣服相

對盡力溝洫亦是與卑宮室相對當供水未平下巢上窟

民不得平土而居之禹決九川距四海乃復濬畎澮距川

然後四隩既宅民得安居是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者

居無求安而奠萬姓之居是急也案史記夏本紀卑宮室

致費于溝洫此當山古論詩築城伊洫毛傳洫城溝也釋

文引韓詩作洫洫正字洫段借字夏紀溝洫亦用段字說

文洫疾流也別一義注方里至八尺正義曰孟子滕

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方里爲井也冬官匠人爲

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

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

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閭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是畝遂溝洫皆所以行水論語舉溝洫以貶其餘耳包言溝洫廣深之制卽本匠人鄭注匠人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其治溝也方十里爲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賦稅緣邊一里治洫是言溝洫之制不知包氏說同否也又地官遂人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與匠人文異鄭氏以爲鄉遂公邑之制與匠人爲采地制不同也後人說此文於經注未能博通故益多軼輻近歛儒程氏瑤田箸溝洫小記以遂人匠人制同文異不取鄭氏今略著其遂人匠人溝洫異同考於此遂人職云云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案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畝以爲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畝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閒夫閒夫閒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閒言夫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而橫承

十洫之分布乎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耶其橫者則二萬夫閒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廣尺深尺謂之阼云云案阼在一夫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阼橫順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閒非夫閒也謂之屋者三夫相連綿如屋然但疆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遂以受水此所以別夫閒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閒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閒而記變其文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閒故以井閒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閒之稱濶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閒而受阼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咸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閒故曰成閒有洫也洫之長連十成亦不嫌成閒之稱濶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閒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當兩同之閒故曰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在井閒命之曰兩山之閒以例澮在同閒洫在成閒溝在井閒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又案匠人遂

人兩篇文義皆互相足者也夫閒有遂見遂在兩夫之閒  
兼辭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但就小  
水入大水言之偏辭也若以偏辭言遂則曰一夫有遂矣  
以兼辭言溝洫澮川則必曰二十夫之閒二百夫之閒二  
千夫之閒二萬夫之閒矣田首謂之遂偏辭也井閒謂之  
溝成閒謂之洫同閒謂之澮兼辭也若以兼辭言遂則曰  
屋閒謂之遂矣以偏辭言溝洫澮則遂在田首溝在井首  
洫在成首澮在同首當云井閒謂之溝成首謂之洫同首  
謂之澮矣惟澮所專達之川則必曰兩山之閒難舉偏辭  
故溯洄相從澮洫溝亦皆以閒言此古人造言之法出於  
自然治古文者  
可求而得之也

論語正義卷十

寶應劉寶楠學

子罕第九

集解

凡三十一章

正義曰釋文於下更云皇三十三章謂合不伎不求與上衣儆緼袍爲一章也說

本孔氏廣森經學卮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

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信也

注罕者至言也。正義曰爾雅

釋詁云希罕也毛詩太叔于田傳云罕希也轉相訓左襄元年傳穆姜曰利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易又言傳同此相傳古訓故此注本之利物者物猶事也若左文七年傳卻缺釋夏書三事有利用也穆姜言作而害身不可謂利而易彖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其見之彖辭象辭如云利見大人利建侯利用侵伐利用行師征邑國利用爲依遷



國利用賓于王乎乃利用禴利用享祀利用祭祀利用刑  
人利用獄利涉大川利有攸往利西南利執言利用爲大  
作利出否无不利皆言利也如云不利爲寇不利涉大川  
不利有攸往不利東北不利賓不利即戎无攸利皆言不  
利也利與不利古人皆質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爲之  
則亦豈有知其利而避之弗爲哉利所以爲義之和者  
猶言調適也義以方外若但言義不言利則方外而不能  
和故利爲義之和周語曰言義必及利韋昭曰能利人物  
然後爲義此即利物足以和義之誼此即利字最初之誼  
君子明於義利當趨而趨當避而避其趨者利也即義也  
其避者不利也即不義也然而急君父之難赴蹈水火而  
不顧其身雖有似於不利而亦趨之則以合乎義即爲利  
也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墮  
弗視也雖有似於利而亦避之則以不合乎義即爲不利  
也若小人則反是故其所謂利或君子所視爲不利而其  
所視爲不利或君子所視爲義所視爲利也君子知利不  
外義故喻於義小人知利不知義故喻於利時至春秋君  
子道微故夫子罕言利則以其理精微人或誤習其說而  
惟知有利不復知有義矣至戰國而孟子且辭而闢之豈  
特如夫子之罕言哉此解經說文字所當知世變也利命

仁三者皆于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於命於仁則以兩與字次第之皇疏云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是命爲祿命書召詰云今天命吉凶命歷年下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互文見義史記外戚世家孔子罕稱命者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鳥足識乎性命哉正以命爲祿命也阮氏元論語論仁篇孔子言仁者詳矣曷爲曰罕言也所謂罕言者孔子每謙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今案夫子晚始得易多言利而贊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弟子於易獨無問答之辭今論語夫子言仁甚多則又羣弟子記載之力凡言仁皆詳書之故未覺其罕言爾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鄭曰達巷者黨

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

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

矣

注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此安國故以黨  
人爲童子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臣聞良玉不琢資質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注  
孟康曰人項橐也又皇甫謐高士傳達巷黨人姓項名橐  
並本古論國策秦策淮南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言項  
橐七歲爲孔子師然則仲舒所云不學而自知者正以童  
子未學而卽知爲學之要也夫子本無常師聞此童子之  
言而商所執故後人遂儕之於師列耳焦氏循補疏孔子  
以民無能名贊堯之則天故門人援達巷黨人之言以明  
孔子與堯同大哉孔子卽大哉堯之爲君博學無所成名  
卽蕩蕩乎民無能名也案博學無所成名惟聖人能然若  
常人雖亦博學而總有所專主故執一藝以成名乃中人  
爲學之正法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君子博學而畧守之又  
云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又云君子博  
學而算焉算選也卽此所云執也禮內則言年十五學射  
御二十博學三十博學無方是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  
聞黨人譽己恐門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  
成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祇當執御以示爲學當  
施博而守約也。注達巷至而已。正義曰一統志達巷  
在滋陽縣西北五里相傳卽達巷黨人所居滋陽今屬充

州府此出方志附會未敢信也禮記曾子問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其地常在王畿翟氏灝考異疑卽此巷黨亦未必然不成一名者言非一技之可名也皇疏云孔子廣學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注聞人至卑也。正義曰夫子謙言但當執一藝以成名不敢當黨人之譽已也御爲六藝之卑故曲禮少儀皆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子長以能御許之又不及他藝是御於六藝爲卑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注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

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正義曰麻

其皮以爲布而冕用之故曰麻冕白虎通緇冕篇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冏夏收而祭此

三代宗廟之冠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左桓二年疏論語麻冕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

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又云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緇此冕用麻之制也鄭此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純

當爲緇黑緇也三十升者鄭注喪服云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然則

此云三十升亦依俗爲文一升八十縷三十升是二百縷鄭依漢制推古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尺二寸廣之度容二千四百縷是細密難成故不如用縷帛之儉也蔡邕獨斷謂用三十六升布則太密非所容矣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其反側其之音爲縷其實鄭依古字作紵紵篆與純相似故致誤禮玉藻純組綬注純當爲縷古文縷字或作系旁才周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縷字也古縷以才爲聲此鄭破純爲縷之例玉藻孔疏云鄭讀純爲縷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縷如論語云今也純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縷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之類是也賈公彥周官媒氏儀禮士冠禮疏言鄭破讀之例與孔同而云據布爲色者則爲縷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紵字與孔疏異似非鄭君之旨案說文縷帛黑色也縷本謂黑帛其後布之黑色者亦得名之縷紵爲古今字鄭此注訓黑縷而破讀止云純當爲縷是縷可爲帛色而賈以縷但爲布色非矣緣鄭之意實以純字與紵相似故讀從之但紵爲古文人不經見故先讀從今字而爲縷也且言縷則爲紵已明祭統純服昏禮及士冠禮純衣注以絲衣解之雖不

破字亦是讀紉以與他處注文可互見也宋氏翔鳳發微謂鄭讀緇即緇布冠然鄭以緇爲黑緇並無緇布冠之文且以緇布冠代麻冕而冕直廢棄不用豈可通乎不知宋君何以如此說。注孔曰至從儉。正義曰後漢陳元傳注引此注作何晏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注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詩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緇撮緇布冠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占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則緇布冠是冠之儉者今易之以純純是黑繪斷無儉於緇布冠之理且冕與緇布冠禮經所載判然各別而提而一之可知作僞者之陋矣純爲絲者說文純絲也從系屯聲論語曰今也純儉此拜下禮許解論語用本字不煩破讀作緇似爲僞孔所本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注王曰臣之於君行禮

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

也正義曰拜下者謂於堂下拜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凡

案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君亦如之廷堪

畢二人勝爵于公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

賓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觀  
禮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土  
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  
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  
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  
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  
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  
覲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覲及士  
介覲亦皆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  
首禮畢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  
則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賓  
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  
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與異國  
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  
稽首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  
之使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又云凡君待  
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廷堪案臣與君行禮皆  
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爲臣者也若君以客禮  
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媵觚于公公爲士舉旅行酬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太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公立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下拜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則聞命卽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燕禮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卽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拜者禮殺



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卒爵皆于階上  
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  
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  
公有命臣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  
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  
升拜注謂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凡此瑣節  
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也又案以客禮待  
異國之臣亦然公食大夫禮賓升公當楮再拜賓降西階  
東北面答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  
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  
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  
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  
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  
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  
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凡賓不降階上答再拜  
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  
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又歸饗餼大夫  
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  
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  
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

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而  
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答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  
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  
其禮有加焉綱案凌說甚覈當夫子時君弱臣彊凡應於  
堂下拜者不復循臣禮之正而皆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  
鄭此注云禮臣之於君酬酢受爵當拜於堂下時臣驕秦  
故拜於堂上注所云禮指燕禮舉一以例其餘耳臣酌酒  
獻君曰酢君酌酒答臣曰酬燕禮所云公舉脰爵為賓舉  
旅行酬又賓脰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即其禮也酬酢  
授爵當拜於堂下及君辭復升成拜當時則於授爵之際  
已拜於堂上無復下拜及君辭復升成拜之禮故為驕秦  
也周官大祝九拜一曰稽首賈疏稽首臣拜君法稽與諸  
同說文手部擗頭至地也頭至地即諸首拜中之一許意  
據周官先言稽首故舉一以該之今隸變作拜。注臣之  
於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正義曰升字從皇本補  
刑疏中注亦有升字下拜者臣禮之正其下拜而君待以  
客禮辭復升成拜或下未拜君辭乃升拜皆禮之  
殺非謂凡行禮下拜者必升成拜也注說未晰

子絕四毋意注以道為度故不任意毋必注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故無專必毋固注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毋我注述

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正義

曰說文絕斷絲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言子有絕去四事與人異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子絕四者備於鄭注今此注已佚毋者禁止之辭毋即絕也說文云意志也從心音察言而知意也段氏玉裁注意之訓為測度如論語毋意不億不信億則屢中其字俗作億王氏引之經義述間少儀毋測未至注曰測意度也毋意即毋測未至也案段王說同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何休注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錯下引此文云云即是以意為億度也釋文意如字或於力反非於力之音亦是讀億陸不當以為非也莊氏存與說智毋意先覺也義毋必義之與比也禮毋固時中也仁毋我與人為善也善則稱親讓善於天也又云以億逆為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為意而去之非也以窮固為固而去之是也以貞固為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為我而去之是也以修己為我

而去之  
非也

子畏於匡

注包曰匡人誤圖夫子以爲陽虎陽虎曾暴於匡

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注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注孔曰文王旣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柰何我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其

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正義曰說文云畏惡也廣雅釋詁畏懼也恐也夫子見圍於匡有畏懼之

意猶孟子言有戒心也人若因畏而死亦稱畏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或諧孔子於衛

靈公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

匡人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云云五日顏淵後子曰云云

此語爲解慰弟子之辭江氏永先聖圖譜載此事於魯定

十三年時孔子年五十六也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

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

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卽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

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

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既與於斯文是天未

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己致

使斯文遭毀失也。注匡人至圍之。正義曰匡邑見左

氏傳凡有數處左僖十五年諸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

注匡在陳畱長垣縣西南此匡爲衛邑也文元年衛孔達

侵鄭取綿訾及匡杜注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此匡爲鄭

邑衛取之也又十一年叔孫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杜注

宋地在陳畱襄邑縣西此匡爲宋邑也子畏於匡之匡舊

說不一莊子秋水篇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釋文引司馬

彪曰宋當作衛匡衛邑也案莊子以匡爲宋邑宋人卽匡  
人不必改宋作衛說苑雜言篇言孔子之宋匡簡子將役  
陽虎孔子似之因圍孔子亦以匡爲宋邑史記世家言匡  
人圍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則以  
匡爲衛邑寰宇記謂長垣西十里有匡邑城又襄邑西三  
十里有古匡城皆爲子畏於匡地蓋兩說並存閻氏若璩  
釋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專主長垣然以陽虎暴匡之  
事求之衛宋皆無可考毛氏奇齡四書賸言案春秋傳公  
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  
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躡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  
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  
適缺虎與僕顏尅就其穿垣而入之世家顏尅曰昔吾入  
此由彼缺也琴操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  
往與陽貨正從此入此卽圍師入城之事案毛說甚近理  
此匡在文元年已爲衛所取而不能得其田故文八年晉  
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其後復屬鄭至定六年乃爲  
魯所取然恐魯終不能有則仍屬鄭耳杜謂匡在新汲東  
北而一統志云匡城在扶溝縣西扶溝與新汲壤正相接  
實一地矣莊子言宋人圍孔子數匝而絃歌不輟幾何將  
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退韓詩外傳

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  
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  
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  
丘之罪也命也子歌我和若于路歌孔子和我之三終而圍  
解此是當日實事蓋感之以絃歌不待自辨而匡人已知  
其非陽虎矣世家謂夫子使從者臣於甯武子然後得去  
此傳聞之誤甯氏當獻公世已滅而武子仕文成之世豈  
得與孔子時相值世家此文毫不足據索隱又謂夫子再  
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彈琴而釋難分一事爲二尤屬  
臆說顏尅世家作顏刻弟子列傳無尅刻名但有顏高字  
子驕惠氏棟九經古義疑高卽尅王氏引之春秋名  
字解詁高乃亭之譌亭刻同聲古字通用其說並是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注孔曰太宰太

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疑孔子多能於小藝子貢曰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注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

使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注包曰我少小貧賤常有執事故多

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也

正義曰鄭注云大宰是

宋方氏觀旭偶記鄭以爲吳大宰蓋以夫子雖兩居宋但

一則年十九娶于升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則年五

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於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

向子貢私論夫子之聖惟吳大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

吳于郕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時與子貢語

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郕時又與子貢語故定爲吳大

宰史記孔子世家吳客聞夫子防風氏骨節專車及僂

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

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案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大宰嚭大宰

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大宰嚭曰子不知

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

足其材焉大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

宰嚭論述聖德之證而大宰之爲吳大宰嚭益信縱者朱

子集注云肆也言不爲限量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說聖

固是天縱多能亦是天縱子貢此言可謂智足知聖故夫



子舍子貢之言而但言大宰知我明知我多能也多能是  
鄙事君子且不貴况聖人乎蓋避聖之名而示人以學聖  
之方也風俗通窮通篇引固天縱之莫盛於聖似以縱之  
爲句皇本大宰知我下有者字。注大宰至小藝。正義  
曰鄭周官目錄云冢大也宰者官也又大宰注變冢言大  
進退異名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說天子六卿冢宰亦  
曰大宰宋備六卿同於天子魯則羽父求大宰鄭有大宰  
石龜楚有大宰子商蓋散位從卿列國之僭制也謹案散  
位從卿即是大夫故此注以大宰爲大夫官名也列子仲  
尼篇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宋是商後故亦稱商此注兼存吳宋  
或卽暗據列子之文今不從者商大宰是與夫子語非問  
子貢不若吳大宰親問子貢爲得實也疑孔子多能於小  
藝者正以禮樂是藝之大不得爲鄙事惟書數射御皆是  
小藝大宰所指稱也淮南子主術訓孔子之通智過於萇  
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此相傳夫  
子多能之事大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  
徵誤。○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正義曰注  
以固天縱之將聖爲句亦通大聖卽將聖也錢氏大昕潛  
研堂文集詩有娥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

將聖者大聖也案荀子堯問篇然則孫卿懷將聖之心亦謂大聖也論衡實知篇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將者且也  
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孔子從知天命  
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  
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時殆三十四  
十之時也案故與固通將聖當從此注訓大聖子貢初與  
大宰嚭語在哀七年夫子年六十五至哀十二年則已七  
十而云在三十四十之時誤矣注我少至多也正義  
曰居官則有府史或胥徒用給徭役不自執事也夫子少  
小貧賤始習爲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周官遂人五鄉爲  
鄙荀子非相注鄙人郊野之人也鄙卽是賤  
下篇鄙夫訓同君子者則有德堪在位者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注鄭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

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正義曰此引弟子述孔子語  
與前章少賤多能語同故類

記之。注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正義曰莊子則陽篇  
長梧封人問子牢子牢名僅見此左昭二十年傳琴張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  
焉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孔疏家語云孔子弟

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  
 則以字配姓為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眾皆以為  
 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  
 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案  
 趙岐注孟子盡心亦以琴張為子張並沿舊說之誤漢書  
 古今人表有琴牢王氏念孫讀書雜誌以琴牢為琴張之  
 誤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左傳及孟子皆作琴張莊子  
 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琴牢字張始見家語乃王肅偽撰  
 後人據家語以改漢書其說良然白水碑琴張琴牢並列  
 此及左傳杜注皆為家語所惑不足憑也自家語琴牢之  
 名出唐贈琴牢南陵伯宋賈顧丘侯改贈陽平侯則皆由  
 家語之說誤之矣竊謂琴張非子張服氏之辨最確而子  
 牢非琴張則鄭此注最當莊子則陽釋文引司馬彪云即  
 琴牢孔子弟子與杜預同誤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無牢名  
 當是偶闕云試用者  
 爾雅釋詁文說文同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罔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  
 盡今我誠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

焉注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

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正義曰夫子應問不

子無所不知故此謙言無知也釋文空空空鄭或作慳慳此

與前篇慳慳女慳婦空空空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

言篇商慳女慳婦空空空此鄙夫來問夫子其意甚誠慳慳故

巧故也空空如皇疏以為虛空非也叩者反問之也因鄙夫力

曰空空如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者反問之也段氏玉裁注

不能問故反問而詳告之也說文云叩者反問之也段氏玉裁注

引此文似以叩即叩字鄭注云兩端末也凡事物之始皆

起微末故末有始義說文端物初生之題也是也焦氏循

補疏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

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後即其兩端如楊朱為我無君也乃會

端謂先還問其有所疑而後即其兩端如楊朱為我無君也乃會

使知所向焉蓋凡事皆有兩端如楊朱為我無君也乃會

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墨子兼愛無父也乃禹手足胼胝至

於偏枯一旌善也行之則詐偽之風起不行又無以使民

知勸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俗甚出不行則度支或不

懲一理財也行之則頭會箕歛之俗甚出不行則度支或不

足一議兵也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不行則國威將不振凡若是皆兩端也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則爲中孔子叩此爲學用則以此爲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皇本鄙夫下有來字據僞孔注亦似有來字。注知者至誠盡。正義曰皇疏云知謂有私意於其間之知也聖人體道爲度無有用意之知故先問弟子云吾有知乎哉也又云無知也明已不有知意之知也卽是無意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注孔曰聖人受命則鳳

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

八卦是也

正義曰說文云鳳神鳥也毛詩卷阿傳雉曰鳳此對文若散文通稱鳳大戴記曾子天

圖篇羽蟲之精者曰鳳是也鄭注尚書顧命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不言圖爲何物及所出之形左傳序疏引鄭說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此依中候握河紀爲言宋氏翔鳳以疏上文引論語則此鄭說當爲論語注也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王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開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董以夫子此歎爲已不得受命之故易坤鑿度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至鳴乎天命之也歎息而後息志與仲舒說同又漢書儒林傳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云此以吾已矣夫爲已不逢明君與董氏異當由古魯不同故論衡問孔篇解此文卽備二義其實後一義勝也孔子世家載此文於西狩獲麟後。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受命謂受天之命躬致王也鳳鳥至爲聖王之瑞故尚書言稽留九成鳳凰來儀左傳言少皞氏鳳鳥適至周語言周之興鸞鷟鳴于岐山賈逵解詁以爲鸞鳳別名則知上古之時鳳常至也淮南子繆稱訓昔二皇鳳凰精於庭三代至平門周室至平澤德彌顯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是鳳鳥至爲聖瑞也易稽覽圖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青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

論語正義

卷十

三

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又云夜不  
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又坤靈圖聖人  
受命瑞應先見于河是河出圖爲聖瑞也書顧命有河圖  
與大玉夷王天球並列東序當是玉石之類自然成文此  
元俞炎之說最近事理者也云河圖八卦者書顧命某氏  
傳河圖八卦伏義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孔疏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義氏仰則觀象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易繫辭云伏義氏仰則觀象  
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河圖此言河圖者蓋易  
理寬宏無所不合法直如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  
更注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若八  
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蓋八卦  
是伏羲所受河圖而河圖不止是八卦書傳所載古帝王  
如黃帝堯舜禹湯皆受河圖亦不獨一伏羲事言之耳姚信  
說推之河圖文不皆具八卦此特假伏羲事言之耳姚信  
易注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  
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此畧本  
山海經足知三  
易多法河圖矣

子兒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注

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盲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

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正義曰見謂目所接遇非以禮往來也前言見後復言見

之者稱見之與過之文相儷也說文齋縗也從衣齊聲廣雅釋詁齋縗也齊齋同古字本作齊釋名喪制云齊齊也

言緝其衣裳之邊際而整齊之也是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說文縗服衣長六寸博四寸直心從系衰聲是衰

即縗省論語釋文衰七雷反其字或從系作縗與說文合賈公彥喪服記疏衰綴於衣衣統名為衰通典引雷次宗

說衰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衰在裳則裳為衰男

子離其衣裳故衰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其稱

也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言凡者明五服皆有衰

也外削服者言縫之邊幅向外也內削幅者言縫之邊幅

向內也據禮齊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三月之異所謂四

齊也江氏永鄉黨圖考案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

舉齊以兼斬也由江說推之則此文齊衰亦當兼斬言喪

服傳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斬衰服重齊衰服輕論



語是舉輕以該重矣釋文冕音免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  
繞今從古陳氏鱣古訓說文覓冕也從兒象形弁或覓字  
冕大夫以上服也從曰免聲繞或從系蓋古論作覓魯論  
作冕字本相似也案周官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此上下通制  
故侯國同之冕弁各異說文以冕訓覓者散文或通稱也  
鄭依古論作弁者冕弁義雖兩通但言弁可以該冕言冕  
不可以該弁猶之齊衰言齊可該斬若言斬則不得該齊  
也白虎通縞冕篇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鄭注  
士冠禮云弁名出於繫繫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任氏大  
椿弁服釋例士冠禮疏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  
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案爵弁旣以弁名則其  
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於冕也考釋名  
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  
之謂之皮弁以韠韋爲之謂之韋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  
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圍案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  
士弁而祭於公又禮運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冕  
弁皆藏公所大夫士行禮時於公所取服之故孟子以未  
子去魯不稅冕而行爲微罪明助祭後當脫冕仍藏公所  
也會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出謂出

廟門非謂出大門在道上也若然夫子得見冕衣裳者意  
即汪氏中經義知其新記並謂夫子見冕衣裳是見其人當  
續此者不必真見其服非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亦疑  
冕是祭服非夫子燕居所見遂據魯論作綬以冕即綬之  
語綬與免同士喪禮眾主人免于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  
邦袒免先儒以為象冠一寸用于麻布為之齊衰服之重  
者綬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古論作  
弁疑即司服所云弔事之弁經服鄭彼注云弁經者如爵  
弁而素加環經也此以冕為綬綬與齊衰同為喪服亦  
是彊別為義不必與經旨相應也裳者在下之服毛詩七  
月傳上曰衣下曰裳說文常下褻也裳常或從衣於禮玄  
冕爵弁服皆紵衣纁裳皮弁服素衣素裳韋弁服則衣韎  
韋裳或朱或素也少謂年少也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  
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為少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  
此童子得服冕或弁者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  
貴仕也皇本少下有者字宋石經趨作趨。注冕者至行  
也。正義曰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司服云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  
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大夫有  
玄冕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瞽為盲者說文瞽目但有  
眊也眊目精也今謂之眼珠又盲目無牟子也牟子今謂  
之瞳人許意瞽盲二字同義皆是有眼珠而無牟子鄭司  
農周官注云無目眊謂之瞽與許異者蓋瞽有二一是有  
眊而無眸一是並眊無之許鄭各據一義也釋名疾病云  
瞽鼓也瞽瞍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與司農合作起見說文  
鄉黨必變色而作先進舍瑟而作訓並同說文趨走也釋  
名姿容云兩腳進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爾雅釋宮門  
外謂之趨門外行可疾走也曲禮鄭注云行而張足曰趨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注言不可窮  
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  
然善誘人注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  
人有所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注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

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

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

能及夫子之所立

正義曰仰者說文仰舉也廣雅釋詁仰與仰同謂舉向上也彌說文作

彌云久長也儀禮士冠禮注彌益也鑽者說文云鑽所以穿也漢嚴發碑鐫堅仰高鑽作鐫當由齊古文異堅者爾

雅釋詁堅固也論衡恢國篇解此二句云此言顏子學於

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瞻者爾雅釋詁瞻視也忽者

左傳其亡也忽焉柱注忽速貌瞻之在前謂夫子道若可

見也忽焉在後謂終不可見也刑本集注本忽焉作忽然

誤循循或作恂恂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德注引

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注三國志步騭傳孟

子明堂章章指引文並同又蔡邕姜伯淮碑後漢郭泰傳

論宋書禮志載晉袁瓌疏南史王琳傳魏書高允傳賈思

伯傳隋書煬帝紀用此文亦作恂恂其趙壹傳注先引論

語復云恂恂恭順貌與鄭注鄉黨恂恂恭慎貌同故翟氏

灝考異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臧氏庸鄭注輯本並以恭順

之訓亦本鄭氏則謂鄭本作恂恂矣博文約禮即善誘之

法先博文後約禮所謂循循也顏子之所仰所鑽者也罷者孫綽云猶罷息也才者能也卓爾者說文卓高也卓古文卓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遼彊之思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卽論語卓爾此亦齊古異文鄭注云卓爾絕望之辭絕望者言絕於瞻望也此探下文欲從末由爲義法言學行篇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是卓爾乃言夫子之道極精微者不敢必知不可灼見故以如有形之韓詩外傳孔子與子夏論書云正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外傳所云既立與此文所言立同孟子盡心篇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道而立亦謂道之高者美者與此文言立義亦同也能者從之明不能者難以從之卽此所言欲從末由也春秋繁露二端云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與此之謂也揆董所言亦以欲從者欲從夫子之所立也聖不可及故

聖但獨立姚氏配中一經廬文鈔道也者萬物之與所以  
變化而凝成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是以仁者見之謂  
之仁不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爲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  
變所適此則道之權也不知變化之道者知神之所爲其唯  
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故孔子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唯聖人則巽以行權巽入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巽伏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  
至精者也至變者也至通天下之故所謂龍蛇之蟄以存身  
也案姚氏之論聖道精矣夫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從  
心所欲卽變動不居之道之謂矣孟子言大化不外學學不  
顏子此言所以窺聖道者在此時矣道不外學學不  
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學卽博文也立卽立於禮也  
亦卽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  
於博約之教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  
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矜也回瞠若後則欲從末由  
奔逸絕塵則夫子之矜也矜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  
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

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聞也然雖欲從未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末由史記世家作茂繇茂末聲轉繇由今古文異○注喟歎聲○正義曰說文喟大息也或作噴歎吟也顏子贊美聖道自以竭力學之終不可幾及故有此歎○注言不可窮盡○正義曰皇疏引孫綽曰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域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仰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注言恍惚不可為形象○正義曰說文悅狂貌引申為無定之辭恍惚即悅俗老子道經道之為物惟悅惟惚忽亦忽俗○注循循至所序○正義曰說文循順行也順行則有次序○注就本字為訓亦得通也誘說文羞相誅呼也從△美誘或從言秀詩標梅傳誘進道也道與導同學記云故君子之善喻也道而弗牽又云道而弗牽則和繁露基義云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即進勸人法也

子疾病**注**包曰疾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注**鄭曰孔子嘗

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

注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

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

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注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

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且子縱

不得大葬注君臣禮葬予死於道路乎注馬曰就使我不

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正義曰爾

雅釋詁詐僞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

無臣而僞有臣也說文詐欺也無臣而爲有臣爲卽是僞謂

者奠者之屬皆暫時司其事者謂之有司本不爲臣今用

大夫禮是僞有臣也僞所以爲欺故曰吾誰欺欺天乎皇

疏云天下人皆知我無臣則人不可欺今日立之此政是

遠欲欺天故云欺天乎鄭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

以大夫禮葬案年老歸政曰致仕其爵未失故從大夫禮

葬若大夫退是君疏斥己或己避位弗仕既去大夫之位



則不得以大夫禮葬故宜以士禮葬也王制云大夫廢其  
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是也夫子去魯是退當以士  
禮葬今子路用大夫之禮故夫子責之宋氏翔鳳鄭注輯  
本云按此爲孔子未反魯事故有死於道路之語蓋孔子  
自知必反魯也今案此當是魯以幣召孔子孔子將反魯  
適於道路中得疾也大葬謂魯復用己以大夫禮葬也夫  
子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當得歸魯不致死於  
道路所以然者以天未喪斯文必將命以制作以教萬世  
故決不死於道路亦兼明子路豫凶事爲過計也○注疾  
甚曰病○正義曰說文病疾加也加甚義同鄭此注云病  
謂疾益困也○注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  
臣之禮○正義曰夫子仕魯爲司寇是大夫也及去魯以  
微罪行宜降用士禮今子路尊榮夫子欲用大夫喪葬之  
禮故使門人爲臣助治之○注少差曰閒○正義曰方言  
差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閒郭注閒言有閒  
隙文王世子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閒注間猶疹也○注  
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正義曰有  
臣死於臣手禮也夫子願死於弟子手者以弟子情益親  
也故皇疏云在三事同若以親察而言則臣不及弟子也  
又云臣禮就養有方有方則隔弟子無方無方則親也○

注就使至路乎。正義曰大葬謂用大夫禮葬也大夫稱君者對臣言之有二三子在不憂棄於道路明二三子亦能葬其師不必迫以君臣之義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注馬曰韞

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沽賣也得善賈寧肯賣之耶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注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

辭我居而行賈正義曰君子於玉比德時夫子抱道不仕

喻賢君也雖有賢君亦待聘乃仕不能枉道以事人也釋

文匱本又作櫝通用字物茂卿論語徵云善賈者賈人之

善者也賈音古先典解君秋槎雜記儀禮聘禮賈人西面

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

經賈人兄鬻之乎昭十六年左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

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謹案論

語釋文善賈音嫁一音古是舊讀賈有古音即賈人也說

文賈市也段氏玉裁注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

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焉韻古無是也竊謂下句待賈亦謂待賈人白虎通商賈篇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於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引論語以證止賈亦當作待賈今作待價明爲後人所改矣沽漢石經俱作賈見東觀餘論段氏以買賣皆可云賈沽是段借字玉篇引求善賈而勿諸說文云素以市買多得爲勿則作勿亦通此當出齊古異文羣經音辨四論語沽之哉鄭康成亦音故此就鄭義爲音○注韞藏至匱中○正義曰鄭注云韞裏也匱匱也卽本馬注裏藏同義韞既訓藏經下文又言藏者古人自有複語若詩采芣苢薄言采之上下句皆言采矣說文匱匱也匱匣也今俗別作櫃○注沽之至待賈○正義曰太平御覽珍寶部三引鄭此注云寔有自街賣之道乎我居而待價者與包此注同沽之哉乃反言以決絕之辭明沽是街賣也皇疏引王弼曰重言沽之哉賣之不疑也此與包鄭義異似亦通也說文街行且賣也從行從言街或從立顏師古漢書東方朔傳注街行賣也包鄭均云居而待賈亦似音古御覽引鄭作待價字之誤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君子所居則化

正義曰子欲居九夷與乘桴浮

海皆謂朝鮮夫子不見用於中夏乃欲行道於外域則以其國有仁賢之化故也說見前浮海疎後漢書東夷列傳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同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此本前漢地理志而意更顯九夷者夷有九種朝鮮特王夷之一淮南齊俗訓謂泗上十二諸侯率九夷以朝越王勾踐惟九夷在東故泗上諸侯得以率之戰國秦策楚包九夷魏策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史記李斯傳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呂氏祖謙大事記據索隱說以為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案呂氏誤也南方曰蠻其稱夷稱九夷者皆段借稱之况楚地之夷其風俗獠悍至今猶然則正或人所譏夫子不應欲居之矣陋者言

其地僻陋人不知禮儀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箕子受封  
於朝鮮能推道訓俗教民禮義田蠶至今民飲食以籩豆  
爲貴衣冠禮樂與中州同以箕子之化也君子居之指箕  
子言非孔子自稱爲君子。注九夷至則化。正義曰皇  
疏云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更六  
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玄菟樂浪高  
麗皆朝鮮地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夫夷干夷方夷黃  
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之也此謂夷之  
九種凡在海中及居中國皆得名之與皇疏所指畧異蓋  
皇疏以地言漢傳以類言也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白虎通禮樂篇東所以九何蓋來過者九  
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  
然也孟子盡心篇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君子居  
之則能變其舊俗習以禮儀若秦伯君吳遂治周禮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注鄭曰反魯哀

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  
得其所正義曰皇本反下有於字雅者正也所以正天下  
也周室西都爲政治之所自出故以其音爲正而

稱雅焉至平王東遷政教微弱不能復雅故降而稱風雅  
雅皆以音言頌者容也以舞容言之也蓋風雅但絃歌笙  
問惟三頌始有舞容故稱頌此阮氏元釋頌義孔子正樂  
兼有風雅頌此不及風者舉雅頌則風可知。注鄭曰至  
其所。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包曰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見  
左氏傳時孔子年六十九後漢書范升傳奏曰詩書之作  
其來已久孔子尙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遇正雅  
頌以正樂爲在知命時誤也鄉飲酒禮注云後世衰微幽  
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於魯云云  
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周官太  
師先鄭注亦云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孔子正  
之則二鄭皆以雅頌得所爲整理其篇第也毛氏奇齡四  
書改錯不從鄭說謂正樂非正詩又云正樂正樂章也正  
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如鹿鳴云一雅詩奏於鄉飲  
酒禮則鄉飲酒禮其所也又用之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  
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兩  
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  
乃從而正之則先正諸雅之在諸所者並正此雅之錯入  
他所與他雅之錯入此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  
祀文王則祀文其所也然而祭統謂大嘗禘歌清廟則

禘又其所又且文王世子謂天子養老登歌清廟而仲尼  
燕居且謂清廟者兩君相見之樂歌則養老與君相見禮  
無非其所以此必夫子當時專定一書合統諸節目正其出  
入如漢後樂錄名色而今不傳矣茲但就雅頌二詩之首  
約畧大概如此若其他雜見如肆夏爲時邁一詩饗禮天  
子所以享元侯而祭禮謂大祭迎尸采蘋采芣燕禮用之  
而射義謂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芣爲射節祭禮祀  
文以雍徹而仲尼燕居謂大饗賓出亦以雍徹大武舞勺  
又舞象勺卽酌詩象卽維清詩而內則入學亦復十三舞  
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真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  
正也毛氏之論視鄭爲覈包氏慎言敏甫文鈔以雅頌爲  
音與毛又異而義亦通今都錄其說云論語雅頌以音言  
非以詩言也樂正而律與度協聲與律諧鄭衛不得而亂  
之故曰得所詩有六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  
其被之於樂則雅中有頌頌中有雅風中亦有雅頌詩之  
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以律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  
協之音律其中正和平者則俱曰雅頌焉云爾揚雄法言  
曰或問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爲雅多哇  
爲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由是言之樂有樂之雅頌詩有詩之雅頌二者固不

可比而同也七月邠風也而簫章吹以養老息物則曰雅  
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一詩而可雅可頌邠風然知十五  
國亦皆然也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鹿鳴采蘋伐  
巢采芣采蘋白駒伐檀騶虞八篇可歌鵲巢采芣采蘋伐  
檀騶虞此五篇皆風也而名之爲雅者其音雅也投壺又  
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頌也齊風也而皆曰  
雅由是言之雅頌者通名也漢杜夔傳雅樂四曲有鹿鳴  
伐檀騶虞文王畢子謂騶虞爲文王之樂與武勺並稱則  
風詩之在樂可名雅而又可名頌矣淮南泰族訓曰雅頌  
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  
樂也聲乎金石潤乎草木然則韶夏亦云雅頌豈第二雅  
三頌之謂哉又曰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  
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然則雅頌自有雅頌之律性情不  
音律調雖風亦曰雅頌性情不正音律不調卽雅頌亦不  
得爲雅頌後世非無雅頌之詩而不能與雅頌並稱者情  
乖而律不調也太史公樂書曰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  
以謙退爲禮減損爲樂其如此也以爲州與國殊情習不  
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  
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以飭順性故  
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夫州異國殊風也天子博采而協



比以音律則俱曰雅頌樂之雅頌其果以詩分乎不以詩分乎樂書又言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由是言之樂之雅頌猶禮之威儀威儀以養身雅頌以養心聲應相保細大不踰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心氣和平者皆雅頌也以詩之雅頌爲樂之雅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樂記曰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周南召南莫非先王所制則莫非雅頌也非先王所制而木之性情稽之度數協之聲律不倖於先王者聖人有取焉史記儒林傳言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三百篇之於雅頌不必盡合也其合乎雅頌者卽謂之雅頌故伐檀也齊也亦曰雅大戴所言村夔所傳豈其謬哉漢書禮樂志云周衰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班氏所謂雅頌相錯者謂聲律之錯非謂篇章錯亂也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謂定其聲律非謂整齊其篇章也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關雎篇次非有所錯然洋洋之盛必待孔子正樂之後蓋自新聲既起音律以乖先王雅頌皆因之以亂詩

則是也聲則非也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淮南曰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欲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不流關雎葛覃卷耳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然使以鄭聲弦之歌之則樂者淫哀者傷矣明乎此而雅頌之不係乎詩可知得所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注馬曰困亂也正義曰鄉飲酒禮注大國有孤

官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為公白虎通爵篇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禮王制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命于其君夫子此言事公卿則已仕魯時也邢疏云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末嘗為酒亂其性也案何有言不難有也說見前默議章疏○注困亂也○正義曰困訓亂者引申之義鄉飲酒義降說履升堂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篇

說夫子事云唯酒無量不及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注包曰逝往也言凡往

也者如川之流

注包曰至之流。正義曰皇本作鄭注高麗本及文選秋興賦注引此注作包與邢

本同凡者非一之辭明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已與水相似也法言學問篇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舍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水則源泉混混云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測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威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董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意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

之義亦前意之引申故趙岐孟子章指云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口逝者如斯明夫子此語既贊其不息且知其有本也如川之流詩天保文地官序官注川流水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注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

故發此言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居衛甞公與夫

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則此語在定十四年史記集解引李

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注疾時人薄於

德而厚於色正義曰坊記注解此文云疾時人厚於色

之甚而薄於德也即此注文所本毛詩序女曰雞鳴刺不

好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注德謂賢士

德者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注包曰簣土籠也此勸

人進於道德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道止者

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注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

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正義曰爲山謂積土

爲山也簣漢書禮樂志後漢班固傳注達摩多羅禪經上

注引此文並作匱唐化度寺碑資覆匱以成山亦用此文

蓋取借也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

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盡心篇有爲者辟若掘井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

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

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二文並與此章義相發。注簣

土至與也。正義曰鄭此注云簣盛土器與包注互備廣

雅釋器簣笏簣簣簣笏也皆異名同物顏師古王莽

傳注匱織竹爲器所以盛土又禮樂志注織草爲器草疑

竹之誤勸人進於道德者明人進於道德當如爲山積土

不已期於成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者明已設教當觀其

志能遂與否若見志不遂則其功終不能就如斯之人不能復與之也禮中庸云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之謂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注顏淵解故與之而不惰餘

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正義曰說文惰不敬也從心惰省聲情惰或省自不敬則有懈倦之

意廣雅釋詁惰懈也。注顏淵至之時。正義曰顏子於夫子言無所不說說者解也夫子與顏子言終日是語之不惰也學記云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必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舍之即惰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注包曰孔子謂

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

注包曰至之甚。正義曰皇本作馬注說文惜痛也楚辭惜誓

序惜者哀也皇疏云顏淵死後孔子有此歎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注孔曰言萬

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說文苗草生於田者艸謂穀也倉頡篇苗禾

之未秀者也何休公羊莊二十八年注苗者禾也生曰苗

秀曰禾秀即采也說文采禾成秀也凡禾黍先作華華

收即爲稈而成實實即稈中之仁也苗而不秀秀而不實

謂年穀不順成也翟氏灝考異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

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

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

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

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有大成之

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排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

父爲之歎息是六朝以前人皆以此節謂爲顏子而發自

必古論語家相傳舊義案漢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

氏暴顯茂秀義同唐玄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

唐人說皆如此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邢疏云此章

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說並得之○注言

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正義曰法言問神篇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

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早

天也人早夭故成德亦有未至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

注

後生謂年少

正義曰後生可畏謂生

如今日之可畏也人少時有聰慧爲人所畏至年壯老學力復充故人常畏服之曰焉知者論衡實知篇解此文以爲後生難處是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之閒而無執即無執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與此文義同無聞謂無善聞於人也無聞由於無藝藝謂所學之業也禮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貴不失時故君子愛日也胡氏紹勳拾義人至五十爲老年是以養老自五十始曲禮云五十曰艾王制云五十始衰縱能加功進境有限况王制又云六十不親學五十無聞更無望於六十矣據內則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學至有聞早則定於四十以前遲則定於五十以前斷不定於五十以後因直決之曰斯亦不足畏也已皇本可畏下有也字已下有矣字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注孔曰人有過以正道



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異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注馬曰異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

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釋文語於據反謂告語之也方言悛

廣雅釋詁悛改更也釋悛古多通用詩板泮水郭注方言引此

云釋本作悛為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異與之言

文是訓悛為改與馬注異亦得通也法語之言異與之言

言者祇此二術故說而不釋從而不改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淮南子原道訓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

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眾而用之者鮮慕之者

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注人有

至為貴正義曰法者灋之借字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

从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引申為典則銓度之稱

故此注法為正道也用正道告之人畏義而服故口不能

不順從注異恭至為貴正義曰易異象傳順以巽也

虞注巽外迹相卑下也是巽有恭義人有過我以恭遜謹

敬與之言人感我柔順不能不說也說文尋繹理也繹抽  
絲也方言繹理也絲曰繹之是尋繹謂抽引其理也既尋  
繹之則能行之可知注義自為引伸也鄭  
注云繹陳也此本爾雅釋詁其義未詳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慎所主友有過

務改皆所以為益

正義曰皇疏云此事再出也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

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注孔曰三軍雖眾人

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

得而奪也

正義曰帥者衛之借字說文衛將衛也匹夫者爾雅釋詁匹合也書堯典疏士大夫已上則有

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

匹夫匹婦鄭注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死

將謂奪取軍將而致之死也三軍之帥以人為衛故遇疆

敵可覆而取之匹夫守志志有一定不可得而奪也禮緇

衣云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又儒行云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注三軍至取之。正義曰孫子始計篇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又九地篇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是言行軍貴一心也若眾心不一則士卒懈散莫有關志故其將可奪而取之吳子論將云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注孔曰

緼泉著

正義曰釋文云弊本今作敝皇本及說文衣部亦作弊釋文引鄭注緼泉也藝文類聚三十五御覽

四百八十二引鄭注泉並作絮盧氏文昭釋文攷證以作絮為正蓋鄭與孔異故釋文引之若亦訓泉則與孔無甚異矣禮玉藻續為繭緼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續謂今之新綿也緼謂今之織及舊絮也李氏惇羣經識小古無木綿著皆以絮為之絮絲餘也玉藻注所云今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為續舊絮為緼漢則以精者為綿而粗

者爲繡古今語異也案韓詩外傳士褐衣繡著未嘗完也  
又云曾子褐衣縕絮未嘗完也漢書東方朔傳衣縕無文  
師古注縕亂絮也皆以縕爲絮說文絮敝縣也袍者說文  
袍襦也爾雅釋言襦袍也互相訓釋名釋衣服云袍丈夫  
著下至跗者也袍包也包內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喪  
大記袍必有表謂之一稱注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特  
燕居便服耳故云褻衣周官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  
衣袍褻之屬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服袍釋此  
袍爲褻衣之明證也案袍是春秋二時之服若裕褶之類  
於時人已服褻子路猶衣敝袍也狐貉二獸名汗簡引古  
論語貉作獬說文獬似狐善睡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段  
氏玉裁注謂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獬今字作貉皆段借  
貉說文以爲北方豸種先鄭職方注北方曰貉是貉乃夷  
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七月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  
裘貉狐狸皆公子之裘詩文參互鄭箋以干貉爲貉民自  
取非也春秋繁露服制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則狐貉  
並貴者所服江氏永鄉黨圖考謂狐貉之裘爲褻裘則此  
文狐貉與縕袍並爲燕居之服矣○注縕臬著○正義曰  
臬者麻之異名注與鄭異亦通說文縕縕也縕亂系也又  
繡下云以絮曰繡以縕曰袍別絮言縕則縕是臬可知漢

書刪通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師古注縕亂麻也  
著猶言藏也士喪禮著組繫注著充之以絮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注

馬曰伎害也臧善也言不伎害不食

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

道也何足以臧

注

馬曰臧善也尙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

爲善

正義曰終身者言常誦之將終身也誦者周官大司

常誦

不伎不求二言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

取於詩者

小故語之曰不伎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于是

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

尋省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縕袍相

蒙作疏者

始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

足既重誣賢者

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

之謂何足以臧是

自異其柄鑒不可通也又云注疏本三

十章釋文則云三十一

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

分不伎不求以下矣

案仲尼弟子列傳載衣敝縕袍一節

無不伎不求二句亦一證

○注伎害至之詩○正義曰伎

害臧善並毛傳文說文伎很也

漢書甯成傳汲黯爲伎師

古曰忼意堅也義並相近何用爲不善明不忼不求卽爲善也韓詩外傳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又云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又云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三節皆引詩不忼不求何用不臧揆韓之意似以不害由於不求也害謂已有禍患不謂傷害人也此義與馬不同並得通也鄭詩箋云言君子之行不忼害不求備於一人解不忼與馬同不求與韓馬異或本齊魯說疾貪惡忼害之詩者貪惡謂貪求之惡詩者衛風雄雉篇文○注臧善至爲善○正義曰臧善也見上注此當行尙復有美於是者言學道無止境也譬若富者無驕貧者無諂尙未若富好禮貧樂道也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尙未可以爲仁也是皆未足爲善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注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

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

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

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

正義曰歲寒者孫炎爾雅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說

文寒作寒云凍也從人在山下以勸薦覆之下有欠釋名

釋天寒杆也杆格閉塞不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莊子讓王

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于正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案此又見風俗

通窮通篇說文云凋半傷也彫琢文也義別今多通用○

注大寒至苟容○正義曰玉篇寒冬時是寒乃歷歲氣候

注必言大寒者極言之耳荀子大畧篇君子隘窮而不失

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

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史記伯夷列傳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舉世汙濁清士乃見淮南子倣真訓夫大寒至霜

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

聖人之不失道也潛夫論交際篇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

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君之賢

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苦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

烈之風忠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

矜賤而益篤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說或以歲

其喻事難喻亂世喻勢衰  
義均得通注就亂世言

子曰知者不惑

注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

注孔曰無憂患勇

者不懼

正義曰申鑒雜言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

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

注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

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注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

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



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

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正義曰與者以也淮南子汜論訓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

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與以錯出與卽以也學者業之所同講習切磋彼此資益故曰其學至適道立權各由人所自得故不曰共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道仁義之善道立謂立德立功立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蓋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求利祿聲名者是也道責於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志之明使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未可與權唐棣之華云云者此引詩言以華之反而後合喻權之反經而合道也春秋繁露竹林篇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文作棠棣唐棠通用字爾雅釋草云木謂之榮草謂之華此唐棣是木亦言華者散文可通稱故說文云萼榮也是也偏其反而者皇疏云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朱子集注引晉書偏作翩似晉書無

此文角弓詩翻其反矣桑柔詩旃旒有偏釋文偏本亦作  
翻韋昭周語注翻翻動搖不休止之意然則偏讀翻義亦  
通矣而者語助之辭皇疏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  
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  
如其室與遠故也劉氏逢祿述何篇夫子以思爲未思者  
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縣詩正義  
及三國志魏武帝紀注說苑權謀北周書宇文護傳論並  
作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筆解作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  
適道未可與權謂今文錯簡唐文粹馮用之楮論引與筆  
解同此當出後人隨意引入非今文有錯簡也釋文未音  
味或作末者非夫音符一讀以夫字屬上句高麗本讀正  
同武氏億經讀考異謂如一讀有咏歎淫佚之趣又謂古  
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屬句末歷引左傳僖二十四年宣  
十二年成八年襄二十四年中庸法言爲證其說良然皇  
本有下多哉字。注適之至之極。正義曰之者往也法  
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  
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  
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  
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與此注相發玉篇權稱錘也孟  
子梁惠王篇權然後知輕重焦氏循說權曰權之於稱也

隨物之輕重以轉移之得其平而止物增損而稱則長平  
轉移之力也不轉移則隨物為低昂而不得其平故變而  
不失常權而後經正皇疏引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  
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注唐棣  
至見矣。正義曰唐棣移者爾雅釋木文又常棣棣二木  
皆見詩陳氏與毛詩疏謂爾雅當作唐棣棣常棣移以棣  
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為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  
棣移移字亦棣之誤矣陳疏又云說文移棠棣也棣白棣  
也棠當作常爾雅邢疏引陸機義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  
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  
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  
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案元恪謂白棣以實白而得名赤  
棣如郁李其實正赤郁李一名奧李一名雀李一名車下  
李為棣之屬乃論語邢疏引義疏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  
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大  
如李子可食此與齊民要術引爾雅風七月篇義疏引唐棣  
五六尺實大如李赤色食之正同則論語疏引唐棣必  
是常棣之誤小雅之常棣七月之鬱皆即赤棣歟而非此  
唐棣也案陳說是也郭注爾雅以唐棣似白楊郝氏懿行  
義疏引牛願相說即今小桃白其樹高七八尺其華初開

反背終乃合併但其樹皮色紫赤不似白楊耳牟氏此說  
得之目驗與許慎所稱白棣當無異矣皇疏云夫樹木之  
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是華反而後  
合也高誘淮南子注云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  
能合醜反善合于時適義是由反而至大順亦用權之道  
所謂無常形勢也公羊桓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  
有善者也後漢周章傳北周宇文護傳引論語解之並爲  
反經用公羊義也焦氏循說權曰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  
經者法也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  
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故  
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乃爲順行恒寒  
恒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  
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春秋繁露竹林篇春秋之  
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于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  
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  
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  
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是遠而子  
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然後  
可與適道矣劉勰新論明權篇古之權者審其輕重必當

於理而後行焉易稱巽以行權語稱可以適道未可與權  
權者反於經而合於道反於善而後有善若唐棣之華反  
而更合孝子事親和顏卑體盡孝盡敬及其溺也則攬髮  
而拯之非敢侮慢以救死也故溺而梓之父祝則名君勢  
不得已權之所設也二說皆足發明此章經注之義毛氏  
奇齡奇求篇毛詩不思其反是不思陽固嫉邪詩反是  
不思維塵及矣皆未之思也之注若相反之思則王符潛  
夫論有云夫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然攻玉以石  
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  
化好者矣智者棄短而取長則才可致賢者激濁以見清  
則士可用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以貴賤好  
醜長短清濁相反而實相成見思反之意又云嘗讀王祥  
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  
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目安故於臨歿時屬後人使  
不澣濯不含飲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  
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旣以孝弟信  
讓通屬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  
是篇以反作正之一證也案如毛說未之思是思反亦卽  
是思權與此注說亦正合  
云次序者謂先反後順也